

白雪欢歌

■王优

晨起,推开窗户,一片银色的世界扑面而来。啊!下雪了。路边的车、道旁的树、悬挂的红灯笼,都覆上了白雪,瞬间只觉无比浪漫与奇幻。

雪下得更紧了,大片大片争先恐后,飞扑而来。这雪先前不过像是空中撒盐,现在已然柳絮随风了。道旁漫坡上,积雪更厚,皑皑铺开、粉妆玉砌,俨然一派北国风光。

校园里人影幢幢,脚步匆匆。“下雪啦!”“好大的雪呀!”“生命中的第一场大雪哦!”“哎呀!好美!”学生们一边往教室里赶,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着。他们伞也不打,冷也不怕,任雪落在头发上、脖子里,还时不时掬一把身旁的雪,托于掌中,颠来颠去,仿佛托着一团火……

教室里灯火通明,校园里白雪纷纷。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——同学们,请说出你所记得的关于雪的最美诗句。”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我的话音刚落,大家便喊了出来,几乎异口同声。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!”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几番下来,熟悉的诗句说得差不多了,声音渐渐小下去,大家皱眉沉思,极力在记忆的库存里搜索,

一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样子。“《湖心亭看雪》。”忽然,男生陈中原右手一拍,头一昂,“雾凇沆沱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”

下课铃一响,整个校园沸腾起来。学生们冲进雪中,张开双臂,旋转呼喊。他们抓起满把的雪,同笑声一起撒向空中。他们捧起灌木丛上的雪,团起草坪上的雪,堆雪人、滚雪球、打雪仗。只一会儿,积雪被洗劫一空,偌大的雪人堆起来了。有人给雪人系上了围巾,又有人拿来了绒线帽……漫天飞雪中,雪人端然凝坐,怡然赏景,憨憨可爱。

腊梅园里,黄梅迎雪吐蕊,梅朵上白雪加冕,相得益彰。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雪梅相映,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

“洁白的雪花飞满天,白雪覆盖我的校园……”优美的歌曲在心中汨汨流淌,本就美丽的校园更加生机勃勃、活力无限。追逐、欢笑,青春的眸子闪闪发光,快乐雪一般纷纷扬扬。

“老师,给我照张相吧。”两男生跑过来,笑嘻嘻的。“我是高三一班的,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雪,太美了!”镜头下,雪纷纷的,人笑盈盈的。

生活手记

小城里,久违的大雪,像是辞旧迎新的礼花,洒下的都是祝福,飘落的都是吉祥。洁白的雪铺了至少一指厚,踩上去,松松软软的,酥酥麻麻的,好像踩在棉花被上。抬起脚,脚印清晰地印于雪地上,鞋边缀了一圈白绒花。轻轻一踩,绒花散落,鞋上干干净净的。

半山上的草坪上,有人正在堆雪人。男子拿了铲子,还在铲雪。女子捧着雪,一遍遍涂抹在雪人的大肚子上。“好热,都出汗了,”男子说。“手冷不?”“嗨,冷木了!”男子女子一起笑起来。“真的没想到能下这么一场大雪,还能在家门口看雪、堆雪人。”女子笑声悦耳,捧来的白雪熠熠生辉。

“哇!好大的雪人!”两个小女孩跑过来。“姐姐,把我的红围巾给它系上好不好?”“姐姐,可以用橘子做它的眼睛吗?”从车里下来的小姑娘,马上加入到堆雪人的行列,毫不拘谨地一下子就把雪人当成了自己的宝贝。

大雪纷纷扬扬,行人来来往往。瑞雪兆丰年,笑语声不断。白雪为山川化妆,镜头为美景定格。这深冬里的第一场大雪,注定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珍藏。

大千世界

旧相册里念往昔

■杨蕾



我家书橱的第二层放着一本老相册。妈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取下来翻看,她的表情也会随着相册的翻动发生变化。有时,妈妈还会把我叫到她身边,为我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悠悠往事。

翻开相册的第二页,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,那是妈妈上学时与同学们的合照。当年的她扎着两个小辫,虽然照片没有色彩,却难掩扑面而来的青春朝气。每次翻到这张照片,妈妈的手指总会轻抚一个个熟悉的脸庞,口中念叨着她们的姓名。时光无法倒流,思念却可以走得很远。

前些年,妈妈和照片上的同学们相聚过。尽管大家都已是白发苍苍,但重聚的喜悦好像又把他们带回到了从前,时光在那一刻定格。于是,黑白照片的旁边又多了一张她们新的合影。

翻过青春的过往,妈妈的手又停在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上。照片中的我已经上小学了,爸妈刚刚30岁出头。爸爸一头浓密的黑发显得尤其精神,妈妈的卷发也是为了过年新烫的。每次看到这张照片,妈妈都会看向爸爸发亮的头顶。有时我也在想,时光还真是调皮,它悄悄地擦掉了爸爸的头,却在他的脸上添了几缕深浅不一的皱纹。在这一增一减中,不觉已近40载。

陪妈妈看照片时,某个瞬间我忽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,“洗手的时候,日子从水盆里过去;吃饭的时候,日子从饭碗里过去;默默时,便从凝眸的双眼前过去”。匆匆而过的时光带走了爸妈的青春年华,也留下了许多念念不忘的记忆。

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。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姥姥和姥爷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相继离世。10余年间,每当妈妈思念他们时就会翻看二老的照片。原来,这一张张的照片也是通向过往时光的引路灯。

光亮处,妈妈看到因为自己的一句“想吃枣”,姥姥就跑遍市场去为她买来;因为她想吃鱼,姥姥天不亮就出门去买,回来时雪花已落满发梢。在我眼中,妈妈是“最有办法”的人,无论碰到什么事她都不慌张,她更是将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这句话常挂嘴边。唯有翻看姥姥和姥爷的照片时,妈妈才像个孩子,沉浸在被呵护的旧时光里,泪水也早已打湿了眼眶。

清晨,窗帘刚被拉开,阳光就抢先射向书橱一角,稳稳地落在相册上。我想,这大概是流动的时光与凝固的时光之间独有的问候。

曾几何时,我是不愿翻看相册的,甚至嫌弃那些写满稚嫩的旧照。人到中年,我才真正明白了老相册的意义。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早已化作脚下的路,一张张旧照片则是高悬在路畔的灯。在旧时光里追忆往昔,携一盏灯,伴我继续前行。

花开诗旅

出走

■张承斌



我们都要出走
时光会不停地催促那些
远离家园的人

一些叶子长出来
一些叶子就会被风吹散
飘荡几下,然后落入泥土

阳光经过时,日子会亮一些
你努力拉长一天的影子
再挑一挑暗淡下来的灯花
家,终究会热闹起来

地瓜香

■管淑平

寒冬腊月,最佳的过冬方式,莫过于坐在柴屋里,生一丛火,在火坑里埋几个地瓜。小火慢烤,一身暖和。等到地瓜烤熟,一口一口送进嘴巴,那叫一个甜香入心。

钟情于冬天的人,生活方式与节奏大抵是缓慢的。行动连同思绪都慢悠悠的,像是在烤着的地瓜,等待着时间与火候的相互融合。

以前生活在农村,在冬日沉沉、雪花漫天的日子里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堆边烤火。大人们聊着家长里短,小孩子们不停地将果盘里的瓜子与糖果送进嘴巴。等大人们聊完家常,发现盘里早已空空如也。这时母亲则会拿着木梯下地窖拿一些地瓜放入火塘。她先用火钳在火堆边轻轻刨几个坑,再用热灰将地瓜层层覆盖,然后静待地瓜烤熟。

有时,我看着那燃烧得正旺的火苗,想象着即将吃到的甜香地瓜,不禁嘴角扬起,像是掉进了蜜罐儿似的,一脸陶醉。

大约半小时,地瓜就烤熟了。我们人人手里都捧着地瓜,比吃山珍海味还要满足。这种甜与暖,像是一种烙印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,以至于成年后经常想起。于是,每每冬天来临,我都忘不了奖赏自己烤地瓜。

路边小摊是城市里的一抹烟火气。小摊、烤炉、地瓜,燃烧着的炭火,

烟火人间

还有热情的吆喝,似乎冬天的凛冽与严寒也削减了大半。

烤地瓜的步骤并不复杂,然而每一步都需要用心。摊贩们将地瓜一个个地摆放在火炉上,用铁钩不断翻动,让地瓜均匀受热。燃烧的木炭,将地瓜包裹在温暖的火光中,温度逐渐升高。那金黄的色泽,也透露着热情与温暖。

然而,最令人心动的还是将地瓜剥开的一刹那。慢慢剥开,热气腾腾,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。一口咬下,软糯的口感在舌尖蔓延开来。甘甜与焦香交织在一起,每一口都是满足。热气纷飞、炉火闪烁,白昼的繁忙与焦虑全都隐匿在这样的氛围里了。

小火慢烤,静候地瓜熟,是一种仪式,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。



【初雪】

冬深初雪梅枝鹤,
千里家乡如素月。
天涯花开柳风雨,
游子梦中寻旧靴。

——赵福永

【大雪无痕】

与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景象不同,在我的家乡,即使天再怎么寒冷,雪再怎么大,总有几只雀鸟互相偎依、互相逗趣。你为我啄去一身寒意,我为你唱歌愉悦心灵,一如每一个寻常的日子。这便给人一种感觉,大雪无痕,仿佛阳春。

——潘玉毅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
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芋头清香】

春耕夏耘,秋收冬藏,冬季是吃芋头的好时节。我喜欢芋头的清香,香甜软糯,口感极佳,且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。热乎乎的清蒸芋头最清新,足以慰藉冬日的寒冷。

——羊白